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云中君/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作 者：云中君
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03

ISBN：7-5354-2505-4/1247.57

定 价：16.00

未婚者来细看，
已婚者来叹息，
离婚者来苦笑。

——题记

引 首

据说，婚姻是男人的学校，离婚才算毕业。因此有人说，男人四十才开始。

康海与孟菲结婚的那一天就在想哪一年会离婚，孟菲绝对没有想到。如果女人们因为这一句话来判断康海是一个坏透了男人，那么天下所谓的好男人也许都绝迹了。

他们结婚那天上午，孟菲为了房间里一只花瓶和一套沙发摆设的位置吵闹半天，康海不得不放弃他的艺术原则与艺术格调，她喜欢哪样摆放就哪样摆放。孟菲把房间布置得像不伦不类的现代艺术展，被康海在摄影界与美术界的朋友当成了笑话，康海觉得很失面子。那一次吵闹似乎定下他们日后婚姻的基调。转眼间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八年，吵闹着要离婚也有七八年。康海根本没有想到真正到了要离婚的那一天，孟菲的态度比他要坚决得多。

没有爱情的婚姻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，因为住房、孩子、经济条件，或闲言碎语等许多原因，两人都还不能想离婚就离婚。于是，一起煎熬。

康海有三个多月没有到孟菲父母家去了。他总说太忙，影楼的业务太多。孟菲告诉他，明天即使再忙，他也得去她家一

趟，她的父亲买了一台傻瓜相机，康海是专门搞摄影的，得教教他如何操作。康海说教岳父大人玩相机，当然义不容辞。

次日下午，孟菲下班后到幼儿园接回儿子康宝，路上到超市买了许多食品，就到影楼来找康海，康海只得跟她去一趟。公共汽车站离影楼并不远，康海说打的士吧，孟菲说浪费，4路公共汽车直接到她家门口。康海不愿意争执，就一起等车。来了一辆满满的中巴，一群人蜂拥而上，居然还挤上五六位。康海说等下一趟。几分钟后，下一趟车仍然太满，康海不再谦让，说声挤，挤开车门边的几个人，护卫着孟菲与宝宝上了车。康海挤上来时，车上已经满是人，宝宝在最后一排大呼爸爸快来，给他占到了座位。康海挤到车厢后面，宝宝让出位置给爸爸坐，自己坐在妈妈腿上。康海真是高兴，有个儿子真好，抢到了座位还不忘爸爸。康海坐在车后门边的右角上，车门的两级台阶都站着人，车厢内估计苍蝇都难飞过，只有空气勉强可以流动。车到了下一站，康海忙将双腿分开，留出折迭车门停放的位置，一阵冷风灌进车内，康海发现身上衣服过于单薄。车上下去三位，上来四位。过了几站，一位抱小孩的中年妇女在前门投了币，司机让她从后门挤上来。车门一关，她与车门边的几个人再动弹不得。孟菲侧头对康海说：“康海，你站起来吧，让给她坐。”

康海奉命于危难之际，不得不面对两个非常现实的选择：让座，还是不让座。就像他考虑了好几年的一个难题：离婚，还是不离婚。按着康海的一贯作风，他立即会让座，但这一次他有些为难。

假设康海不再过于克制自己，想到什么就说出来的话，他的确不想让座，那么，情形完全可能是下面那样——不妨假想一下当时康海选择不让座时与孟菲在车内的对话——康海一看

满车是人，足无立锥之地，他应当要说出心里话：“这次算了。”

孟菲大有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，一定会说：“康海，你一个男人，让一下位吧，人家抱小孩呢。”

康海会低低地说：“如果车不太挤，我一定让；而这么挤的车，她根本不应当上来，应当等下一趟。”

孟菲会说：“说不定人家有急事呢。”

康海完全可以这么说：“如果有急事，可以打的士。汽车公共道德是建立在车内至少有我站的地方的前提下。”

孟菲说不过康海，会恨恨地说：“你说什么都有理由！”

康海应当如实地说：“你看，车扶手离我的头顶有一米远，这一米内站了七八个人，我如果让了位，我非得贴着冰冷的车门蜷缩着，手里提着两袋食品，像一头软体动物，委曲求全我不干。就几站路，大家都忍一会儿吧。”

他们低声辩论的时候，估计中年妇女虽然没有全听清他们说的话，猜测他们是在为了让不让座位展开现场辩论，也许会轻蔑地看他们一眼。康海要大胆地对孟菲说：“把你手中的东西全部给我，让宝宝坐到我的身上，你品德好，你让一让吧，我坐在角落里，前面就是铁栏杆，不容易出来。”

假如此时中年妇女的前方有一位男士让出座位，孟菲一定会气恼极了地说：“康海，你的公共道德败坏！”她的声音一定会非常大，车厢后部的人都能听见。

康海只有冷笑地回答：“现在提倡男女平等，你公共道德高尚，你为什么不做出榜样给全车厢的人看看呢？你为什么要求我在车上学雷锋呢？”他如果无所顾忌，也应当放开嗓门大叫。康海的生存原则是，舍弃自己的权益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人固然值得称道，但如果不愿意舍自己的权益为别人提供帮助并

不受谴责。

车内许多眼睛会看着他们，孟菲将会低下头，后悔声音太大了，会压低声音说：“我这几天腰椎间盘突出毛病又犯了，站着难受。”

康海一定觉得好笑，接着要说：“那怪谁呢？你一天拖两三次地，金属拖把杆断了一半，你天天路过超市，也不买一把新的，非得让我买来。每天你弯着九十度的腰拖地，我说将来总会落下毛病的，你听进去了吗？”康海应当把家中的烦恼事当众说出来，这样他才会真正地痛快，舒缓多年的压抑，不必在乎陌生人会如何想。

孟菲也许不再说话，因为无话可说，而心里非常气恼。康海的话虽然说得痛快，但耳朵中一直会回响着“道德败坏”的声音，他有可能成为这一辆车内最无品行的男人。

假想毕竟是假想，如果了解康海与孟菲的家庭生活，以上假想的细节基本符合孟菲的性格，但不太符合康海的性格。他太克制，太理智，心里完全是上面假设的对话里那么想的，但绝对不会说出来。他的朋友们时常为他和孟菲的不和谐婚姻惋惜。假如康海真能像上面假设的叙事一样，有痛快的表现，那他婚后的故事，撷取一些片断记录下来，让人看了也不会过于压抑。

当孟菲对康海说“康海，你站起来吧，让给她坐”，康海迟疑了一会儿，艰难地站起来，在孟菲与宝宝前面挪出双腿，挤出前方的人墙，向车门边挪过去，抱小孩的妇女立即会意，向后座挤过来，与康海面对面擦身而过。孟菲抱着宝宝向右挪，坐在康海坐过的地方，抱小孩的妇女一屁股坐在孟菲坐过的座位上，一句谢谢的话也没有，因为她觉得那个男人让座位太扭捏，耽搁太久，一点也不痛快。康海目前在车厢中的处境

与他设想的完全一样，他的身体在人群的压力下，紧贴着车门，寒气透过他背部的三重内衣，而且将车门上的机油擦拭得很干净。他手里提着两袋食品，动弹不得，为了保持平衡，身体蜷缩着，活像一头软体动物，随车摇摆。他觉得自己胸部被挤得变了形，呼吸都有些困难，好不容易到了站，司机打开后面的车门，几个人从车内囿囿挤下来，险些将康海挤到车轮下。康海再次上了车，车上松动一些。他用手臂下意识地碰了一下腰部，没有感觉到手机的硬度，用手再摸一下，意识到刚才下车时，有人偷走了他的手机。宝宝看着爸爸的样子挺好笑的，于是就笑，康海也对宝宝笑。

接近孟菲父母家，抱孩子的妇女下了车，康海再次坐下。路况像月球表面，汽车颠簸得厉害，宝宝惊叫起来，孟菲忙挽住康海的手臂，显然想借此机会含蓄地表达抚慰。康海没有什么表情，心想这一次让座位代价太大了，被偷的 V998 手机是花了三千多元买的。到了孟菲父母家，康海对照傻瓜相机说明书，告诉岳父如何装胶卷，如何按快门，如何预闪光防红眼。康海说傻瓜相机，傻瓜都会用，您是工程师，不会被难倒的。他的岳父摆弄几下，自己装上胶卷，给大家拍摄几张，高兴得像攻破高科技难题。康海的使命在两分钟内完成了，就坐着看电视，不与孟菲说话，也不看她一眼。孟菲的父母一直以为他们夫妻感情还过得去，没有感觉到他们今天与平时有什么不同。吃了晚饭，康海借口要到影楼去放大上午拍摄的结婚照，想先离开。孟菲送到了房门口，康海平静地说：“我的手机在车上被人偷了。”

孟菲吃了一惊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呢？”

康海一笑说：“早说有什么用？偷手机的人早走了，反而让你吃不好饭。当时，我站在车门边，一群人将我挤下车，顺

便带走了我的手机。”

孟菲摇头叹息不已地说：“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真不应该让你让座位。那个妇女也是的，车上那么多人，偏偏要挤上车，坐下一趟多好。”

康海说：“古人说，楚人失弓，楚人得之。反正我的手机是被中国人使用，算了，我再买一台。”康海总喜欢在错误的时间面对错误的人表现自以为是的幽默。

孟菲听了气愤地说：“反正你钱多，这么大一个人，连自己的手机都管不好，真没有用！”

康海无奈地说：“我现在沿着公路一路哭过去，说谁拿到我的手机，行行好，还给我，这样好了吧？”

孟菲冷笑一声，砰地关上铁门。

孟菲次日晚上带着康宝回来，康海在上网，她仿佛视而不见，康海起身过去抱宝宝，亲了又亲，康海也把孟菲看成透明人。一连好几天，康海心里都不太舒服，他并不是为了手机的事，而是孟菲怪他没有照看好随身物品，时时借故斥责他。

康海心中一直有一个不得其解的难题：是对婚姻负责？还是对感情负责？婚姻中没有感情，就没有性，没有性就没有美满的婚姻。婚姻不如意，一张纸质结婚凭证有什么用？自己为什么还要维系着这样的婚姻呢？康海无法想象就这样与孟菲吵吵闹闹冷冷淡淡过完下半生，而他们目前根本不可能离婚。城市流传“中年男人三件喜事：升官，发财，死老婆”，他一件也没有遇上。

目 录

引 首.....	1
第 1 章	8
第 2 章	42
第 3 章	76
第 4 章.....	110
第 5 章.....	145
第 6 章.....	176
第 7 章.....	201
第 8 章.....	226
第 9 章.....	263
第 10 章	303
第 11 章	333
第 12 章	371
尾 声.....	411

第一章

—

早几天，康海悄然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。只有他母亲打电话来问他回不回去吃生日饭，孟菲却没有想起来。她惦记着儿子康宝的生日，盘算着是让宝宝去肯德基还是去麦当劳。康海在二十五岁生日时曾说过，以后再不想庆祝生日了。二十五岁是他青春梦醒的时光，后面的日子渐渐地远离年轻，远离爱情，远离欢乐，一天天走进烦恼，一年年接近衰老。仿佛青春将尽，人生过半。

几天后，孟菲突然想起康海过了生日，忙打电话给康海，也算是主动发出求和的信号。她在电话里笑说要给他补过生日，下班后，她先去接宝宝，一起到饭店去吃饭。康海有些惊讶，一时竟接受不了她的盛情，不无嘲讽地说，算了吧，到饭店吃饭不合算，节约一顿饭钱吧。他以为孟菲会生气地骂他，然后就挂电话，孟菲却笑了说，她再节约，也不会省下你一餐生日饭的，不要客气了，晚上到学院对面的那家经常去的餐馆

去，她还有一个惊喜给他。康海不知她会给自己什么惊喜，淡淡地说，好吧，你这么说，真是盛情难却了。

下午六点，康海的影楼还没有关门，就先离开了，叫了一辆的士，赶到饭店。孟菲牵着宝宝笑盈盈地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，宝宝大呼“爸爸，爸爸”，孟菲过来亲切地挽着康海的胳膊，一起进入饭店。她已经定好了一间包厢。孟菲将菜谱递给康海，笑说：“康海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你的生日，今天为你补过生日，由你点菜，不要客气。”

康海说：“有你这份心意就行了。我早说过，以后不要过生日了，过生日总觉得像在强调自己生命减少了一年。”

孟菲说：“别说得那么消极好不好？就当全家人坐一起吃一餐饭吧，好久没有这样潇洒过了。——你先点菜。”

康海说：“我也吃不了多少。先点一个蒸蛋吧，宝宝喜欢吃，再点一份土豆丝，你说过，多吃土豆可以益智，让宝宝与我都越来越聪明。小炒肉一份，空心菜一份，一份冬瓜排骨汤，怎么样？”

孟菲说：“不错，大家都喜欢吃。”

饭后，孟菲从提包里拿出一盒包装精美的礼品，递给康海。康海接了，以为是一件价值菲薄的小工艺品，漫不经心地打开，一看，竟是一台崭新的摩托罗拉 8088 手机，顿时愣住了。孟菲问：“喜欢吗？我本想还买 v998，一是怕你用过的，不喜欢；二是听人说，那种型号屏幕时常不亮，就买了这台新款的，价格也降了不少。”

康海攥在手中把玩，说：“非常喜欢，谢谢，这是改进型，降了价还要两千多元吧？”

孟菲笑说：“是的，我还怕你不喜欢呢。那天让你让座位，委屈你了。”

康海听出她这句话的意思，她是对他让座丢失手机后她所说的一些不中听的话表示歉意。康海于是笑道：“那件事就算过去了，以后像那种场合，我不让座位应当可以吧？”

孟菲点点头说：“可以可以，以后遇到那种情况，我们都不让！”

宝宝没有听懂爸爸妈妈的谈话，忙问：“为什么不让呢？”

孟菲笑而不答，挖一调羹土豆丝放在宝宝的碗中，哄他多吃，能长智力。

回到家中，孟菲拖地抹家具，康海在书房对照说明书试用手机，宝宝看图画书。大家心情都不错。宝宝睡前，孟菲不会忘记叫他先去刷牙，同时责成康海在一旁监督，提醒宝宝要竖刷，宝宝刷完后，康海会遵照孟菲的指示为他再刷一次。

宝宝睡后，康海在书房继续看手机说明书，孟菲在卧室大声唤道：“康海！”

康海一惊，又不知什么事让她不满意，应道：“哎，什么事？”心里发虚。

孟菲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康海忙到卧室去。孟菲坐在床边，开着台灯，手指分开宝宝的嘴唇，说：“康海，你看看，你是怎么给宝宝刷的牙？晚饭吃的肉都在牙缝里！”看她那神态，康海好像闯了弥天大祸。

康海近前一觑，宝宝的牙齿稀稀拉拉，一条牙缝里居然有些细肉丝，忙用手指夹了出来，有些难堪，讪笑道：“宝宝，你是不是要将晚饭留在牙齿缝里，当作明天的早饭吃？”宝宝傻笑。

孟菲没有好声气地说：“康海，你做别的事可以马马虎虎，但别这么着对付儿子！”

康海一听“对付儿子”就恼了，好心情瞬间消失。他知道

如果为自己辩护几句，就会与孟菲争吵起来，一争吵，孟菲就会骂粗话，一骂粗话，康海就会拒绝再争吵。算了，忍让一下，尽管忍让得极不舒服。

康海回到书房，打开电脑上网，对新手机已经没有兴趣了。他进入聊天室与网友聊天，无非说些无聊的话。孟菲拖了地，洗了衣服，整理了几个房间，看了一会电视，就睡了。睡前，还到书房门边说：“康海，早点睡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”康海点点头，并没有听进去，自己是三十多岁的人，应当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睡吧。孟菲永远不可能理解自己在深夜里静坐冥想时那种独特的趣味，如果把这种生活趣味说给她听，她准会骂他神经病。

孟菲在年初就参加了英语培训班，学英语是为了带宝宝移民海外。孟菲的大姨妈六年前移民新西兰，买了房与车，生活优裕。她经常与孟菲父母家通电话，鼓励康海与孟菲带着孩子一起移民。康海不太想出国，与其做外国三等公民，不如做国内二等公民。五岁的宝宝全托在幼儿园，周三和周五才接回来，康海今晚又是独自一人过了，清静难得。

康海清静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，环顾家中，忽有孤寂无聊之感，就翻出自己过去的影集，从大学到如今，一张张地浏览着。往事历历，令人感慨，仿佛一切都是宿命。他感受到生存越来越虚无，越来越没有意义。

他二十岁时，正在北京工艺美院读书，他那时留着披肩长发，一米七六的身高，英俊潇洒，才情出众。他的生活散漫而乐观，充满激情，非常自信，甚至设想好一生的理想，还有许多浪漫的细节。他坚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，不如意的境遇完全可以改变。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一位满意的女孩，离结婚还远着呢。

毕业后，他分配到 HY 工学院包装设计系工作，学院为了留住他，承诺在他转正后就任命他为设计系副主任。当年他与一位略有姿色的女生尝试过一场师生恋。他认为学美术的女生缺少柔情，而女生也认为教美术的老师没有激情，恋爱没有结果。

他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，母亲在市公交公司工作。也许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从小作文成绩好，在初二受美术老师的影响，喜欢上美术。在大学里，他喜欢上摄影，作为选修课学习。课余，他也写过一些散文与分行写的叫诗的文字，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。毕业后，发现写作无法谋生，摄影需要花钱，就将精力放在美术设计上，暑假还在社会上带了一些学生。

几年时间就如一转眼，其间以恋爱的名义认识了几位女性，都无结果。康海有过独身的想法。

二

康海一位老同学结婚时，请他去摄影，他因此目睹了结婚仪式的全过程。他对都市矫情的假浪漫婚礼没有任何兴趣，但老同学亲自设计并参与装修的居室，让他一进门就有温暖的感觉，那一个美妙的瞬间，自己仿佛找到了灵魂能够归皈的地方——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飘零又孤独的心灵不就是期待这样一个理想的场所来寄托吗？

学校财务室女会计孟菲对康海特别热情，发工资的那一天，孟菲一定会打扮得非常漂亮，笑得也甜，话语温和。康海虽然从来没有爱上她，从不觉得她漂亮，但她与其他女友一起请他出去玩，他不会认为是一件痛苦的事。一起玩多了，他与

她就进入恋爱。他们的恋爱平平淡淡，直到结婚，也没有多少浪漫的细节。

两个月后，康海大致了解了孟菲，人品正直，爱整洁，处世为人都不错，长相对得起他的朋友，虽然她只是电大毕业，但绝不是庸俗不堪的那一类女子。孟菲的父母在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大厂工作，都是工程师，不是康海敬畏的小市民。

康海几经考虑，决定非常理智地主动选择婚姻尽早地来束缚自己，不让自己有时间为恋爱后悔。

恋爱七七四十九天，他说，结婚吧。她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。单位开证明、体检。学习婚姻及生育知识。到民政局登记。一切按部就班，次序分明。步入婚姻的过程，是拒绝一切浪漫的。

登记后，当晚他们睡在一起，并笨拙地做爱。毕竟是第一次婚姻，孟菲毕竟年轻，年轻女性的肉体带给他短暂的快乐与激动，让他暂时想不起爱情与婚姻都是令人绝望的事。

如果说他在婚姻中有过快乐，那就是两性间如此亲密地交融所带来的生理上的快乐。

康海结婚时没有照婚纱照，只办了六七桌酒席，办酒席的目的是世俗的，收过别人那么多结婚请帖，总得回请别人一次，顺便收回一部分付出的礼金，弥补结婚时的经济窘迫。婚礼那一天，他只请了几个摄影朋友，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婚礼那一天的一些场面。他没有与孟菲多照合影，奇怪孟菲在婚后也不拉他照合影。他潜意识里似乎在想，是不是两人都预防着，万一哪年离婚了，看了合影难受。

结婚证像是一张试纸，可以测度出恋爱、同居与婚姻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婚姻的感受只有结婚才能感受，任何间接了解与感触都是不真实的。就像人们怕老虎，但只有与老虎同笼

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害怕。

刚结婚时，孟菲说男性留长发不好看，容易脏，他于是就剪掉了长发。他经常陪着孟菲一起上街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走亲访友，还放弃了自己的爱好。康海时常哄她惯她，时间长了，他发现她的天性不容易改变。她根本不属于那一类要过多地哄、要过多地呵护的女人，康海慢慢地提不起哄她呵护她的心情。婚后几个月，康海渐渐地感觉到她的个性非常强，性格里甚至有些男性特征，没有多少女子的柔美。也许因为她在家排行第一的原因，总是喜欢细致地安排他的事，细微到挤牙膏的方式。康海总是拿起牙膏就挤，孟菲却要求他从最末端挤起，为此居然还吵过架。在她第五次指点他挤牙膏的方式时，他狠狠地砸光了全家所有的漱口杯，将一支新牙膏扔在地上，踏得一团狼藉，惊醒了熟睡在摇篮里的宝宝，吓得他大哭。后来，他们各用一只牙膏，他尽量记得从最末端挤。

孟菲对他说不清是非常爱他，还是喜欢他那种外在气质。与他结婚前，她仅仅有过一次短暂的恋爱，可以说，她不是那种多情善感的人。婚后，她表现出要强的个性，他在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得听从她的安排。她渐渐发现他并不爱她，关心她也不多，晚上看电视时，都找不到一点共同的话题。她常常发些不明不白的火。有了孩子后，她把全部精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

孟菲对家庭卫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平时没有什么爱好，除了看电视剧，打麻将外。康海的爱好极多，兴趣广泛而持久。孟菲的血型与康海一样，是A型血，也许是血型的缘故，她的情绪时常不好，情绪不好时就会阴着脸，一声不响，样子非常吓人。结婚几年后，康海觉得太空虚，又沉醉于设计与摄影。一个有癖好的人，大多会具有一个相对完整又封闭的